

印度佛教巡禮

核心印記

主講：釋悟因 地點：台灣香光寺

佛法流動的氛圍

這次在鹿野苑，除了我們這一團，還看到從斯里蘭卡、泰國、緬甸來的比丘和信眾團體。大家圍繞在大塔的周邊，好多好多、一團又一團。各國的比丘、比丘尼法師，帶著信眾來到這裡，念誦佛陀的經典。儘管聲音不一樣、語言不一樣、服裝不一樣，但是每一個人的臉龐都洋溢著法喜。所煥發出來的光，那份磁場流暢，無以言詮的，真的是讓人感動。

站在大塔的前面，我撫摸著大塔，看著眼前這融和的畫面，心裡想著：這就是「點燈」啊！我內心的法喜、愉悅，被眼前這幅畫面點亮了。佛法之可

以永存在世間，是人們對佛陀的這份景仰、崇敬，充滿了信心、光明、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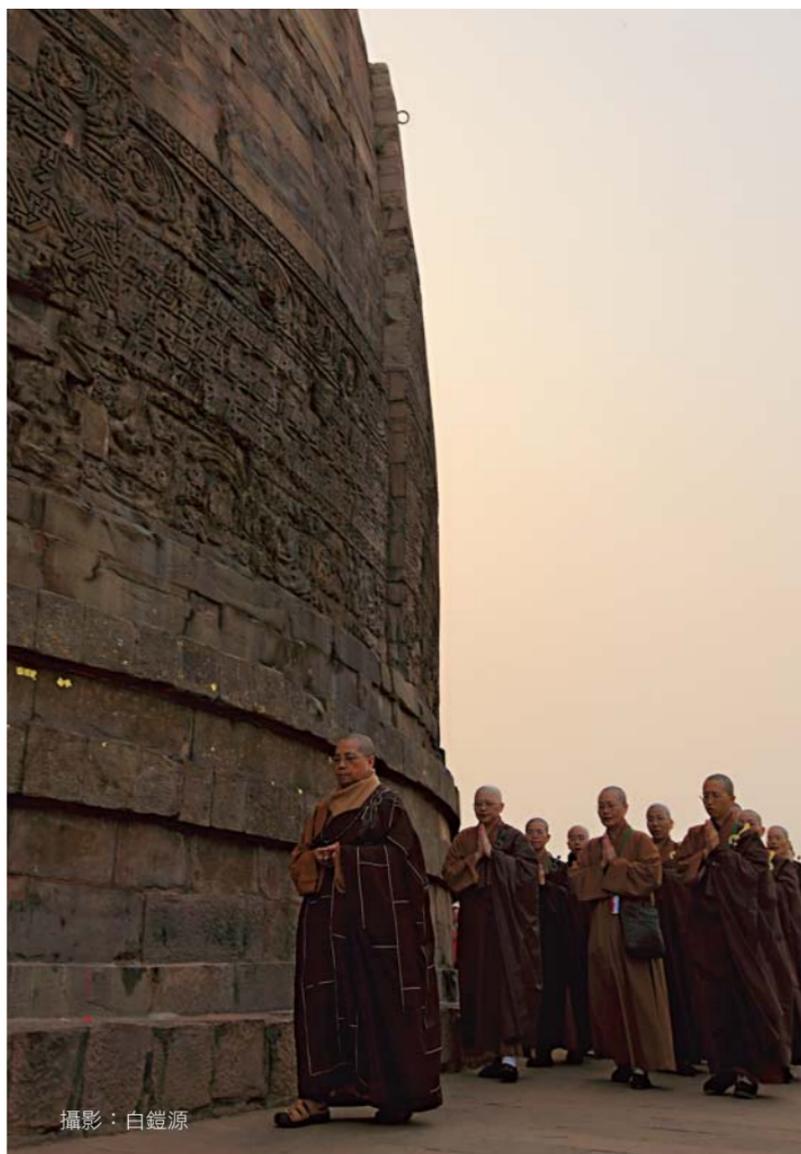
這一趟來印度，看到這樣的畫面，我個人更加肯定：弘法的工作代有人出。佛法是這樣在世間流傳，現在還繼續在流傳著。二千五百多年來，佛陀的智慧一直在世間流動著，永遠鼓舞、激勵著人們。這種「律動」，最早是從鹿野苑開始的，這就叫「轉法輪」、「法輪常轉」。

這一趟印度巡禮，無論法師或居士，我發現大家感受到增上的法喜，也更聽得懂佛法。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智不能解。」理解佛法，不是用某種儀式、形式；而是在人的心裡面穿透、解讀，深深從自己內心去驗證。是此生此世，當下就可以驗證的。

四聖諦

佛陀最初輪法輪，在鹿野苑度五比丘講「四聖諦」。一直到佛陀在娑羅雙樹間入滅，入滅前度化最後一位弟子須跋陀羅，佛陀還是講「四聖諦」。在說法長達四十五年的時間裡，佛陀始終貫徹的核心真理，就是「四聖諦」。

「四聖諦」：苦諦、集諦、道諦、滅諦。「諦」



攝影：白鎧源

的意思，就是真理。苦、集、滅、道，它們是普遍的現象，普遍的存在，是應被尊崇的真理，這才叫「諦」。

佛陀說法不離其宗，目的是引導人們能夠解脫、自在、安穩。因應世界現象千差萬別、人的根機利鈍智愚，而有世界悉檀——佛教的唱誦、儀軌，漢傳的跟藏傳不一樣；藏傳的又跟南傳上座部的又不一樣；服裝、唱誦、文字載體，與各種族文化、政治、經濟有關。佛教一如寬廣的大海，容受種種方便、演義，形成世界性的宗教。種種形相的表詮，它們共同的教義，就是「四聖諦」。

「四聖諦」的苦諦、集諦，是世間的真理。「苦」，覺得苦、覺得痛苦、艱苦。每個人對苦的感覺是不一樣的。

真正讓自己感覺苦的，有的是個人內在的煩惱，有的是外在社會的環境、制度，文化、經濟、政治或是種姓。被拘限、被規定，網綁束縛難以掙脫。

佛陀說：受苦不是真理。苦的感受有很大差異，關在監獄裡是受苦；很多修行人「閉關」，又是迥然不同的感受。然而，心牢比地牢更為幽暗。苦之所以是真理，緣於無常變異；變異不能自主，就有

苦受。無常是世間普遍的現象、普遍的存在，苦就無所不在。所以，你被什麼綁住？你知道它；體會它；驗證它，它自有解除的可能。

為了從苦迫之中解脫，你尋找苦的原因。苦的原因就叫「集諦」。集，就是煩惱顛倒夢想。有很多自己的纏縛，無限的追逐，不放過自己的。例如：有時候別人糗你、說你，你是不是要把它接過來？有時候不需要的。真正苦的來源是煩惱、干擾、困惑，或者是叫無明，這是集諦。

第三個是「道諦」，透過修道，好像得到藥方可以治病。佛陀說，他所說的法就像藥可以治病。每個人都會生病，要知道病因在哪裡，才能治病吧！病在哪裡，每個人都不相同。不是所有的藥都是好的；能夠對治病痛的，才是好藥。

苦諦跟集諦就像病與病因；道諦就是藥方，對治疾病、病因。誰給我們藥方？佛陀。佛陀就像醫生，為眾生看病、開藥。所有的比丘、比丘尼就像護理人員照顧病人，知道病人有什麼病；怎麼服藥；什麼藥該怎麼服才對症下藥。是不是一次全部都痊癒了？病可以慢慢的治，正確、確實的服藥，減少病痛。沒有病，沒有病苦才能獲得安穩、安

頓、自在安詳，這叫「滅諦」。

滅諦在印度話叫做「涅槃」。身心安穩自在，沒有苦，叫做滅諦。

「四聖諦」，分成兩段，苦諦、集諦是世間的真理；道諦、滅諦是出世間的真理，解除疾病與病因，一個是服藥，一個是病好了。疾病痊癒是追求的目標、方向。佛法要告訴我們的，就是讓自己沒有苦和苦因。

佛陀教導「四聖諦」，自古以來很多人因此在佛法中得到解脫，這是最好的驗證，證明這種藥方是有用的。正法可以久住世間，要有人修行、驗證；更要弘揚、弘傳。

經過修行、驗證，體證佛陀所說的「法」有益世間。最好的見證人，不是只有出家眾，在家眾也可以作見證、弘傳。一方面自覺需要這樣的佛法；也要把這一份智慧的精華分享世間。有這種使命，自覺覺他，負起協助他人的工作。

現代人講究效率，分享、回饋，讓其他人也獲得法益，這是需要的。

以人為本

「四聖諦」是佛法的根本。如果有人問：「只有這樣，就可以對世間有幫助嗎？」是的。但是要能夠掌握四聖諦的核心——它關心的是人，以及人所處的世間。

佛法以人為本。人，是有情眾生；有情識的眾生包括所有的動物。所有有情的眾生，是以人為本。

「以人為本」是什麼意思？人可以思考、反省、有感覺、羞惡向善。慚愧懺悔，可以為信願而堅忍耐苦；人有惻隱之心、悲憫之情，可以推己及人、淨化自他。人可以省思，但修行是動態的，「四聖諦」是在哪裡修行？省思的動力來自對世間的「觸」——接觸世間，你是有感覺、有想法的。走向世間，接觸你我他以及一切動物、環境、大自然，你有感覺，可以省思、用功。這才是真正修行的核心、動力。

我以這個角度弘揚佛法，尤其佛教是佛陀的教育。今天聽聞佛法，你一旦知道佛法的核心，對佛法有正確的認識；修學方法正確；推廣佛法具足正知正見，就不是盲修瞎煉，更不是邪知邪見。

有一些人學了佛，自設很多戒律，非因計因、非果計果，邪知邪見。例如執著於「戒禁取見」，把雞毛當令箭。例如認為持某一咒語就是一切，其他應知應行的一概置之不理。生命裡的感動，鳥語花香、人與人的互動、人與自然、環境的互動等生活，一概不視、不問、不聞。這是封閉式的學習，沒有理解學佛在「人間」踐行，還有成長的空間。

「四聖諦」，是佛法教義的核心點；推廣四聖諦更要衡量當下的因緣。佛法可以流動、運轉的可貴，就在緣起法。弘法要具足正確的知見，如理作意，衡諸於緣起；為了佛法的流傳，更需佐以廣學多聞，好學不倦。

「四聖諦」，是世間；又是出世間。它的核心，它真正關心的，從修行中、從與人互動中，得到自在、安穩。這是關鍵。

恆河的夜晚

這一趟在印度巡禮聖地，我們去了菩提伽耶、鹿野苑、瓦拉納西。本來要看看恆河上的月光，結果那晚月黑風高，看不到恆河的壯闊，也見不到銀白的月光。我們坐在船上摸到恆河冷冽的水，可惜沒



有月光，只聽到恆河低沈的聲音。

恆河岸邊，伸手不見手指的夜晚，依然熱鬧鼎沸。遠處有很多印度教的廟在做法會，燈火通明，發出敲打法器的聲響。與佛教相形之下，真的是很大的不同。這裡在做法會；那邊熊熊的柴火，正在焚燒遺骸，有多處的火在燃燒著。

恆河，是神聖的河流。這條大河孕育了多少的印度文化！佛陀在恆河的兩岸修苦行、成道，弘揚他所體證的真理福音，也啜飲著恆河的水。我們跟他一樣看到恆河。但是他想到的，不僅是他的子民，還想到印度的文化——種姓制度是這麼的階級壁壘分明！人，怎樣能從這樣的制度、貧富懸殊的桎梏中解脫出來！

恆河，這一條大河流，多少人就在這裡養家活口！這裡創造了多少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社會制度以及宗教信仰！

儘管十二世紀以後，印度的佛教被回教摧毀，但是當我站在恆河，遙想當年站在岸邊，手裡抓著一把恆河沙，諄諄說法、誨人不倦的佛陀身影，我是非常、非常的感動，淚下在暗夜中！1995年，我第一次看到恆河，有一船的「裸形外道」，他們全身赤

裸，身上塗灰，髮長纏結，這些在佛教經典有記載，是「裸形外道」。佛陀在戒律中，嚴禁出家弟子裸形。

佛教，從印度流向世界。佛陀真正關心要告訴我們的——他不是神，他是「覺悟者」。然後把這一份智慧跟慈悲、信願，交付給世間的人。佛陀講「四聖諦」，四聖諦真理流傳於世。法不自傳，法必須由人驗證、傳承、傳揚，這是我們的信願。

在恆河，我們划著船放蓮花燈，天色很暗、江風冷冽，我卻能感覺恆河的水不斷地往前奔流。它從來沒有停留下來，一時、一刻、一秒，都沒有停留下來。佛陀的法、佛陀的法身慧命，也像恆河的水，不斷的在流動、擴散……。